

夢

厂

雜

著

鄉曲枝辭

目錄

孟德隣傳

張吉

雷擊逆婦記

年大將軍幕客

斷腸草

剡城瞽者

食茄

肥龜婦

下方寺僧賣膏記

訟師果報記

鬧房斃命記

鴉片

平南仲傳

苗變虎

蚺蛇

龍城苗

蘆笙

黃石夫入鄉賢祠記

吏目決囚記

紀西粵幕

夢厂雜著

鄉曲枝辭

卷下

山陰

俞蛟

青源

孟德鄰傳

浙人孟德鄰先世業商賈至祖父遂援例納貲
登仕版雖未臻顯秩而門庭炫燿居然世家每
向人曰余家黃金屋千鐘粟不向章句中呶呶
咕嚕得來足徵黃卷青燈徒事辛苦不如持籌
握筭撲滿鉅筒計日可待所猝難得者顏如玉

耳蓋其妻畢氏貌陋故云娶期年生子芸兒因產致疾數月天殂同里趨勢者爭妻以女誘之皆不羨赴武林以百金購妾嚴氏小字芝孃頗饒丰格生子名覺併芸兒令撫之不復議娶芝孃從容進曰夫婦居室人之大倫主年方壯宜急續冰絃以調琴瑟專房之名妾不願居也會有茅通判以賍敗黜官歸里其女美而豔因委禽焉夫婦相得如魚之比目花之並頭孟凡三

閱月不出庭戶然性極悍妬雖白晝不許與妾
通語言偶以米鹽相問答卽目豎如蟹爾唇可
懸餅頃且獅聲吼矣德鄰因使妾與兩兒居別
院茅氏曰妻之子不應與妾子爲伍禁不令往
兒啼欲赴毒楚之德鄰無如何也里有孝廉高
國英者性豪放不羈偶飲於孟所酒酣語曰余
妾生女五歲矣欲以令嗣芸兒爲婿幸不以葑
菲遐棄也茅氏於屏後應曰妾與妻勢分縣殊

姑勿論卽其冶容誨淫專房固寵甚且墻頭密
約花底私鉤恒置廉恥而不顧妾女欲附人嫡
子爲婚姻書何妄也高亦庶出聞言大怒曰家
之有妾猶國之有妃妃之子承大統而君天下
者史册班班可考漢文帝賜南粵趙陀書曰朕
高皇帝側室之子未嘗諱也妾雖不在五倫之
內然服制倫理律有明條論婚必辨嫡庶語何
本乎父母貧則賣爲妾父母富則嫁爲妻爲妻

爲妾亦視父母貧富何如耳非有種也且汝父
幸而漏網罷黜歸來脫以婪贓伏法籍沒家貲
烏知此時不賣作娼家婦敢望良家妾乎芝孃
欲避專房之名俾汝得入孟家門作威福何不
自量也茅聞之涕泗橫流叫號直出高避去後
數年高舉進士授江南武進令一日肩輿中見
男子負縑囊携婦酷肖茅氏令役密偵云浙人
張鳳與妻茅氏赴山東道經於此高疑有異呼

張前詰之曰茅氏浙人孟德鄰之妻奸拐何往
張神情皇遽梏其脛遂吐實先是德鄰赴京索
逋二年不返茅氏不安於室日艷粧倚門窺往
來行客張素奸宄乘機誘入情逾夫婦爲芸兒
所窺私告芝孃茅知大怒撻芸兒幾死并罵芝
孃欲逐之芝孃曰我何罪而被逐欲去眼中釘
當俟主人歸否則惟有死耳張聞爲婦曰我二
人情好生死不渝而嚴氏長舌骨梗其間脫男

子歸來勢難復聚且於汝有不利焉婦曰然則
奈何張曰余有親串居武進汝能偕往可白頭
偕老否則余請從此逝矣遂相約月黑夜挾貲
遁抵武進甫登岸爲高所見訊得其情呼婦曰
偷情私奔此媵妾所爲言猶在耳汝孟氏正妻
亦喪廉失恥乎男女各子杖遞回籍孟適於是
月歸家愧且憤褫其衣鞭之流血芝孃勸而止
中夜抽簪上簪刺喉畢命嗟乎世之婦人於翁

姑則不孝於夫子則不敬獨於妾則斤斤爭大小辨名分不少寬假甚者聞鄰家納妾熬酸隔院者有矣其所以然之故不過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耳居恒以結髮自負謂能敦節操重廉恥不與婢妾等及男子天殂或治裝遠出往往柳梢待月花底迎人而妾媵則機聲軋軋午夜不休者吾耳中目中不知凡幾由此以觀婦人當視賢不肖貴賤不足論矣世家故多劣婦

寒門不少賢媛日夜作獅吼以爭牀第無恥已甚無恥則何所不爲吾願世之鬚眉如戟儼然而衣冠也者不幸娶此等妬婦便當嚴閨闥之防何則妬者靡不淫也

張吉

孫奎浙人官於閩下車之日有訟其隸張吉佔屋十餘年不遷者呼隸前詢之對曰小人非戀此居也實捨此無可居故十年來增其租三倍矣因詢有父母兄弟乎曰無有有妻子乎曰無有孫曰旣無親屬則孑然一身隨地可棲何必佔屋十年之久增三倍之租且令居停主人曉曉致訟耶隸曰小人有總角友相隨形影不幸

天殂葬諸原野荒烟蔓草虞孤魂之無依也若
移居他所又不能入櫬此所以轉輾圖維而莫
可如何者也孫曰汝父母今葬何處答在某邱
孫曰某邱非原野乎何以忍令魂魄長依荒烟
蔓草而不一顧也且古今來人死無不葬汝獨
擁櫬十載挾不近人情之說以圖鳩佔因杖之
勒令遷居昇棺葬畢號泣終夜自縊墓間蓋死
者其生前與隸有斷袖之好卒後每食必旁設

孟箸寢則依於棺積十餘年不離如一日昔衛
靈愛彌子色美至食其餘桃不爲褻及彌子色
衰卽引以爲罪而誅之夫朝夕相依一旦色衰
卽前情盡棄若溘然而逝形銷骨化宜更易於
忘情乃張吉至十年之久猶寢食不置至殉之
以身古來愚忠愚孝每出於至微極陋之人良
有以也

雷擊逆婦記

龍邱湖鎮邨有郭姓者以賣布爲業家惟母妻
妻頗悍不孝於姑而母年高耳目聾聵每起居
飲食郭皆身親檢點惟恐其妻之有忤也一日
郭因急事欲赴郡語其妻曰子往還須三日老
年人非肉不飽子已買置厨下天且暑用鹽醃
之可供三日餐妻諾之戲以糞爲糟置肉其中
每餐蒸以食姑越日郭歸母方食詢肉味佳否

母曰肉何自來糞穢觸鼻亦勉強食之耳郭取
嘗一嚙而嘔因詈其妻妻反肆詬詈且語侵其
姑鄰人咸集爲之排解忽雷聲殷然黑雲如墨
妻似有所覺急趨後圃取大甕覆其頭俄頃霹
靂一聲甕底穿穴頭出於外穴環其頸若荷校
然宛轉哀號母憐之欲破甕以出郭曰此天之
譴逆婦也違天不吉越日而斃又蘭溪李氏婦
家道極殷值四旬壽日親鄰畢集餽遺豐隆其

母白頭龍鍾鵝衣百結右手拄杖左手提鰕滿
筐謂女曰不幸汝父早世剩孤貧之母又邨居
迢隔汝四十壽辰予幾忘之無物稱祝此鰕子
村外池中物也亦足以助筵中一饍乎女大怒
曰何物老嫗吾父墓木拱矣偏汝爲閻羅王所
棄長留世上作乞丐吾面皮如甲被汝刮去幾
十層奪其筐擲堂下鰕跳躍滿地母無言俯首
而泣座客或勸或仰天太息或有逡巡而去者

女益怒詬詈不絕聲時日光當午天無纖雲而
空中之虺虺者已隱約發聲俄而陰雲驟合大
雨傾注轟然震激有不及掩耳之勢而女詬詈
聲猶與雷聲相間雜也忽然趨階下一擊而
斃珠翠羅綺淋漓雨中噫孰謂天公夢夢哉雖
然世之逆子悍婦宜撓雷殛者不鮮而被蒼曾
不施一震之威且俾終身富貴逸樂抑又何也
余終不可解也此一則爲余友何鐵蘭目擊

年大將軍幕客

雍正年間大將軍年公諱羹堯網羅英傑凡瑰
閎奇特之士與博奕撻鞠擅一長一技者靡不
收置幕下有一帑匠疊帑百千幅於案以小盤
自上而下鑱諸花樣餘帑皆遍而獨留極下一
帑無纖微鐫剜痕斯已奇矣又有庖人裸人肩
背作几案置生豚一二斤其上揮雙刀雜踏剝
之旁觀者咸驚咤失次及肉成糜而背無毫髮

傷爲更奇凡若此者不可悉數特舉所聞者誌之耳夫百工技藝莫不先有規矩繩墨師爲之口傳手授經三四年之久而後有成之二人之技旣無繩墨不假師傳惟心之所至而用之於習習之精熟毫芒不失殆庖丁所謂批郤導窾以神遇不以目視者乎夫豈一朝一夕之功哉以是知列子所謂削竹木爲鵠一飛而三日不下莊子謂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斲之

運斤成風墜盡而鼻不傷皆非寓言也

斷腸草

粵中深山大澤多胡蔓草其花有黃白二種食之腸斷凡有憤激怨毒於中者輒茹之或置食物毒其仇或持之以詐人財物不遂卽納諸口須臾血潰百竅而死計闔省每年斃於毒者何止百數十人有監司某憫之出示村民每日拔草以獻一筐給值若干於是賣菜傭及窮民無業者咸採此草荷擔入城市踵相接也無如採

者雖衆而產於地者不竭且愈拔愈多未及一
年而罷其役愚謂此舉雖屬仁人之用心然何
異鄭子產之乘輿濟人無補於事爲人上者惟
貴乎潔已奉公教民敦節行勵廉恥加以糾察
撫循俾頑梗殘忍之徒潛移默化如孟嘗之治
合浦而珠還宋均治九江而虎避方爲循良卓
行區區拔草以救民舍本逐末亦何益哉

剡城瞽者

剡城有張姓者自幼失明一日與其友晚出過
瓦礫場壘碓礙足忽謂友曰足下有金蹴而俯
拾之大於盃一日購竹几售者以其無目可欺
也以破裂者與之張曳之移地作聲曰破裂在
几某足上驗之不爽人疑其有術詢之笑而不
答夫瞽者固有聽聲揣骨辨人吉凶貴賤然猶
有聲可聽骨可揣也北史載盧大翼幼稱神童

後目盲以手捫書而讀癸辛雜志載張五星目
盲於金玉之美惡與婦女之妍媸均以手捫之
毫髮不爽是遵何術歟近日姑蘇市廛中以錢
一貫置案上一過目缺數幾文薄小幾文百不
爽一此特目力之敏至漢時蔡中郎夤夜捫碑
而讀更無足異上下數千百年以來畸人奇事
出乎意計之外者烏可枚舉哉

食茄

乾隆丙戌夏紹郡有食茄而斃者茄爲夏蔬中佳品烏有毒然屢試屢驗剖視之蟲生於穰非外人者於是咸棄置不敢食蒔茄者亦鋤而去之堆壘道旁窶人與乞丐收貯之作饕餮竟無恙於是鼓腹而譁於路曰天憫窮人之乏食也故置毒於茄吾儕小人藉以不餒倘粟中有毒吾儕爲侏儒矣

爬龜婦

浙中之東陽義烏民情獷悍卽鄉農婦女多簪力絕人精於技擊每三時之餘輒往各郡縣爲人捉牙蠹或以龜置筐內使周行卜人休咎名曰爬龜幻妄惑世已屬可惡而更有假此入人閨闈攝財物且取孕婦之胎佐刀圭治病以圖利者某村一孕婦其夫出外數月未歸一日驟雨中有爬龜三婦托避雨求入婦以其能卜休

咎藉問旅人歸耗頃之復有客荷筐避雨門外
爬龜者逐之去客不得已趨前村小巷憇焉主
僧靜遠亦工技擊問所自來客爲縷述僧遽然
曰此村後賈六郎家其婦臨褥家無男子今夜
必爲所害余與六郎有舊當往救之子能相助
乎客欣然各持械往叩門一婦問曰何處遊冶
郎昏夜叩人門戶欲何爲者客呼曰殺人賊婦
速出受縛門啟一刃飛出中僧臂僧躍入以杖

擊之仆兩婦並出僧與客比肩奮鬪且大聲以
呼聞村人有遙應者龜婦知不免匍匐乞命因
駢繫之入視孕婦則血湮牀褥而斃矣聞其法
以新草履置百沸湯中紮孕婦手足於腹上極
力揉之數揉而胎墮朱子謂三姑六婆實淫盜
之媒爬龜者三姑之儔歟六婆之列歟余不遑
辨也

下方寺僧賣膏記

吾鄉出昌安門二十里有下方寺其僧賣膏爲業凡肢體損折者敷之立愈紛紛求治趾錯於門前明時每歲除夕僧備酒餽十數筵函白金自五十兩以上至數百雜陳几上夜分或男或婦或緇衣羽流咸啟後圃小扉而入無揖讓之文無通問之語至輒酣飲大醕飲畢各出其一年所得人之肺肝心腎及孕胎遂取應得之金

若取值焉而散夫肢體折損非死疾也取其肺
肝心腎孕胎則死矣置生人於死以治不死之
疾雖至愚至忍者不爲僧特欲神其技以獲利
遑顧其他余竊謂生人臟腑諸物旣不能任意
脩合取之無禁而且終不若參苓桂附載之方
書確有靈效故疑其說出於傳會未必果然然
相傳明季獻賊營中有老神仙者恒取處子陰
油熬煉成膏以治斷脛剖腹能續之合之不啻

起死人而肉白骨則當日下方寺之說庸或有
之今寺僧賣膏如故而效不神殆時移世換刑
政肅清一切作奸者皆斂跡而藥籠中物祇采
草木之英無生人肺肝諸物乎

訟師果報記

吾鄉奸宄之徒無論姻黨稍有睚眦輒向公庭飾詞作膚受愬不直不休者俗呼爲訟棍代人作詞以愬視事之輕重而受值者爲訟師其立意措詞能顛倒是非混淆曲直雖神明之宰虛堂縣鏡莫能燭其奸新昌有張二子者貨菽乳爲業一日晚歸見妻與鄰人通怒殺其妻鄰人奪門逸去諺有殺奸必雙之語惶怖無策里人

陳某訟師之黠者因罄囊謀之陳笑曰此易與耳明日昧爽有沽菽漿者給使入室揮以白刃孰能起死者而問真僞乎次早有少年叩門求漿殺之則陳子也又吳江酈允恭刀筆銛利經其謀訟無不勝一老翁毆子其子抵觸隕翁二齒翁鳴於官子急以重金奉酈求計酈曰此死罪也何能爲子長跪哀之酈不得已徘徊庭中忽呼子耳語因齧其耳血流被面曰汝得生矣

授以辭往見邑宰號泣請死宰詰之對曰因父
噬耳急痛極求脫不圖傷老親齒也宰因不直
其父謂子有過箠楚以懲之齧其肉以爲快非
豺狼乎父無可置辯而子得原情薄責貰死凡
若此者不可枚舉後酈不修幃箔妻女相繼竊
貲遁至老窮餓以死夫朝廷以三尺法付有司
使彰善癉惡以蒞斯民庶惡者知懲而善者知
勸乃奸回巧詐逞其伎倆以撓國家之法使是

非曲直無從辨甚至生者負疚死者含冤其害
何可勝道若而人謂能幸免王章復逃陰譴則
天公夢夢尙可問乎

鬧房斃命記

世俗娶妻花燭之夕親朋畢聚於新婦室中歡呼坐卧至更闌燭跋甚者達旦不休名曰鬧房此風盛於江浙而嶺南尤甚然房中之喧寂視婦貌之妍媸姿近中人者不過酣飲謔浪媼者一顧而散妍者則百端狎戲必擾之俾連宵不遑寢處而後快有周姓者娶婦甚美其友五六人醉後繫周手足裹以衾昇之擊鉦鼓遊於市

夜半昇歸置之床上其婦猶倚粧兀坐未寢也
次早婦未起五六人者復排闥入見衾裹如故
因大驚啟之頭截去矣鳴於官婦與諸人桁楊
桎梏備嘗楚毒卒不得其實數年諸人皆瘐死
獄始解又有金某娶妻閨房者縛金於屋後竹
林中而置酒於其室袒臂裸襟握拳射覆使新
婦傳觴其母憐子之夜深犯風露也竊持燈往
解之呼子不見血污竹徑蓋其地多虎而繞屋

皆山虎逾垣入啣子去矣夫他人娶妻而美何與已事而必百計擾弄至累之縛之哉羨之極妒心生焉妒心一萌其中有不甚自閤者矣在周金二人之死雖出於意外而究其致死之由烏能逃罪故凡遇閤房之友當面斥其非其人知過而退則已否則絕其往來亦無不可乃世俗相習成風且有同室之人亦與閤者更可惡也

鴉片

鴉片出海外諸國大約以草根花藥合製而成或曰卽米囊花子亦無從辨也彝人入關貿易携之愚中國獲厚利而閩粵兩省土人視爲至寶其物如馬糞色微綠以水浸之凡三宿三易水去渣存汁以先後出者遞爲高下微火煉之成膏如醫家所用以敷人瘡毒者分之丸如粟粒置燈檠於牀持竹筒若洞簫者橫卧而吸其

烟必兩人並卧傳筒互吸則興致倍加其烟入腹能益神氣徹夜不眠無倦色然越數日或經月偶吸之無大害若連朝不輟至數月後則侵入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則疾作俗呼爲癮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痿頓不能舉卽自刃加其頸多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爲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識者方代爲歎息而彼且謂謂自

得矜於衆曰余癮至食幾許矣余每日非此不能存活矣久之家資耗盡而死期亦至哀哉夫鴆毒害人見之者必變色疾趨避之惟恐不速間有服毒自戕其命非迫於飢寒卽罹於法網無生人之樂遂視死如歸彼食鴉片者明知耗財傷命甘心不顧亦何爲哉

平南仲傳

平南仲忘其籍隸家貲頗裕而慳吝異常遇飢寒垂斃者雖一錢可活亦靳而不與而於選色調情擲心賣眼則百計圖成罄囊不惜偶出遊遇一婦携幼女同行年可三十許色頗艷因尾其後訪之知爲楊氏婦夫寒士課蒙於家藉館穀以餬口者也因日伺於門外偵其夫與某某最契而轉輾納交往來漸密緩急相商無不應

楊德之謂管鮑交情復見於今日也一日邀楊
過飲酒酣握手曰余有季父宰滇南近得手書
以新開銀礦乏人經理屬余徯往相見何遲相
離何速且八千里外滇南岬盃握手正未知何
日殊堪於邑耳楊亦歛歔不自勝旣而楊謂平
曰研田相薄生計終微荷君刮目竊欲一附驥
尾倘得彈鋏侯門君之施也平日代籌已稔所
不棄請者虞足下繫戀室家憚於行役今旣不

忘弧矢請卽治任不特舟車之費毋煩過慮卽
尊閭衣食室人亦可代謀斷不致如齊臣之托
妻寄子有凍餒之虞也楊感激涕零刻日就道
至渙平謂楊曰距此百里爲某邑余有夙逋必
躬自走索計四日可往還楊於是休於旅舍而
平則逾期不返引領跂踵幾二旬遂貨其衣履
迹至某邑平踪杳然猶疑其或繞程先謁季父
緣事逗遛也復踪跡之則曩日所云季父開礦

諸說皆屬子虛楊始爽然大失自惟彼以殷富之家何藉於舌耕寒士而慙懃締交屢供困乏且挈之遠行以圖生計哉今忽爾免脫是明知其旅囊一無所有而欲置死於異鄉溝壑而甘心也昔者恩何驟今則仇何深雖至愚極戇之士可不假深思而得其故然而楊已露肘決踵潦倒窮途矣匍匐乞食八閩月抵里門則妻孥已歸平氏遂徑詣平平詭云外出未歸詢其妻

曰卧病不使相見詢其女則云死矣楊素懦平
時凡遇橫逆之加受而不報至此憤極亦惟以
首搶地號泣呼天不能出一辭詆平短處也先
是平紿楊於旅舍兼程并食迅急歸家僞作楊
手書報平安云藉平之力業已得所而途次之
情誼更堪銘佩屬妻踵門謝之且可因此往來
以時商緩急相見如家人不必以男女爲嫌平
由是得與婦通楊歸之日婦已懷妊五月矣因

用藥墮其胎胎墮而婦暴卒陰使人伺楊他出
舉婦屍置於其家時邑中土寇竊發當事登陴
禦賊不遑理民事平竊私幸未幾城破賊頭目
陸姓者向與平爲鄰曾以飢寒告助平無絲粒
之給憾之且知其惡蹟縛平於柱裸其妻妾子
女於前令羣賊遍淫之而後鸞割其肉嗟乎使
邑無賊警臨民者卽廉明按律治罪申詳准覆
動必經年不過戮其身妻孥猶安然無恙也烏

有鬻割之慘裸淫之辱哉觀此可以知天道之
不爽

苗變虎

聞西粵苗人每有變虎之異其變未久而被獵獲者往往於前兩足皮內猶帶銀釧蓋苗俗婦女以腕釧之多寡爲貧富余初以爲誕後居懷遠陽溪山中三閱月與苗人習處詢諸頭人云其家自祖父以來三世而兩見矣蓋其祖母與叔皆變虎也將變時肢體發熱頭目昏眩呻吟床第如寒疾數日後口噤不能言則知其將

變虎矣多方極治間有愈者否則口噤數日尾
尻上骨輒隆起又數日而盈尺漸而目光炯爍
身上黃毛茸茸其親屬皆環泣病者淚亦泫泫
下乘夜號哭昇諸野外閉門不使入次早不知
所之矣數月後時啣犬豕置門猶不忘家室云
余謂天下理所必無而事爲或有者此類是也
然按淮南子謂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又述異記
曰漢宣城太守封邵化虎食郡民則古恒有之

矣惟是易曰大人虎變虎爲百獸之長而苗則
犬豕之類也苗而變虎可謂善變者矣

蚺蛇

粵西南梧諸郡產蚺蛇大者合抱在當日已絕
無僅有今所見者粗圍經尺而已性最淫見婦
女必追及之蟠繞不解被交者多死或產蛇故
邨婦樵採於山者必視路之遠近而量繫裙之
多寡遇蛇追及則解覆其頭而奔少頃蛇覺復
追解覆如前倘道賒裙盡則不免矣然畏葛藤
捕者繫藤其頸牽之如犬羊以竹籤釘頭尾於

地數人執巨槌遍擊槌所至胆卽隨之急用利
刃剖之可得用以合藥罪人被三木時服之無
痛楚明楊忠愍公被罪有餽胆者忠愍却之曰
椒山自有胆何用蚘蛇爲卽此是也其外腎如
鈎可爲房術而其油沾人陰處則縮如天閹亦
物理之不可解者

龍城苗

柳州諸邑皆苗聚數百家或數十家爲寨結屋
卽就山之高下遠而望之崇者如層樓卑者如
雞壁墾隙地爲田鑿池養魚而結厠於池上得
陶朱公養魚之法焉其俗男女衣袴俱墨色男
子不留髭不辮髮或有髡其頂反留兩鬢及腦
後者皆挽而蟠於額上嗜淡巴茹如命雖三尺
之畫烟管不去手女子髻偏左以木梳啣髮際

遇澄溪必濯髮日三四次不憚煩也貧富以白金爲簪富者兩鬢簪十餘枝頸圈手釧亦如其簪之數衣短於腰裙齊於膝如帷裳多褻積而無殺縫冬夏皆跣足故五官儘多嫵媚一視其足卽登徒子亦頽然氣索矣坐卧藉草於地無几榻食無箸探以手每寨必設鼓亭有事則擊鼓聚衆朱朱輔溪蠻叢笑所謂集人鼓也椎牛剖分其肉而生啖之去牛腸糞垢揉其汁白如

漿者聚盎內醢肉而食人以爲穢而彼則不啗
珍錯嶺表錄異謂交趾重不乃羨不乃羨者卽
牛腸之垢柳州距交趾不遠故其食物之相類
如此夫婦配合必以歌聚男女數百人更唱迭
和不知何詞翕然而合則相携於深谷無人處
成匹偶散後夫自歸俟女與他人合而生子然
後娶爲婦否則不齒於人數夫桂林象郡始皇
時已入版圖數千百年以來滄桑且更而獨此

汚風陋俗竟無能移而易之者其故何與

蘆笙

苗寨多在窮巖絕壑間其地生蘆大逾中指似竹而無節截短長其六管束列匏中爲笙大者長丈餘小者亦五六尺每管各一孔吹時手指互相啟按亦成聲調每於農隙或黍稷登場後合寨中老幼數百人吹之且吹且舞爲賽神之樂聲振陵谷物果見所未見音亦聞所未聞余爲長歌記之西風瑟瑟蘆花老蘆葉離披見孤

篠截來六管短間長攢束如笙製亦巧短者纔

盈三五尺長者丈餘真絕倒相傳此物制自漢

武侯會與征蠻銅鼓同時造牂牁郡僻山之陬

彝人雜處爲朋儔

按牂牁志苗徭伶仃四種總名西南彝

服食迥

與世俗殊語言莫辨惟啁啾蠻烟瘴雨無音樂

不解絲管與笙篴我來正值秋風裡無限羈愁

胸臆起忽聞邨落烏烏鳴云是蘆笙心轉喜環

列羅漢幾百人

苗俗男子三十以下者名羅漢

魑顏威鰲真壯

士齊聲吹徹凌雲霄。響震危崖勢欲圯。初疑邊
笳鳴。晉陽鉄騎來縱橫。又疑吹觱篥。龜茲舊樂
多悽惻。倏爾斷復連。轉瞬徐還捷。所貴群吹無
錯雜。何必商徵與呂律。小笙音節殊悠揚。僂
舞蹈兼趨踰。大笙窾坎復鞀鞒。特立不倚排風
檣。當前聆近股。戰慄臨風遞遠心。悲涼最是荒
邨日。欲暮野烟鎖。斷樵人路。嘹唳哀鴻叫不休。
嗚咽寒蜚泣。玉露離情別緒雜。沓來蘆笙餘響

偏難住頻寄語遄歸去賞音此地終難遇任君
能作鳳凰鳴未必浮邱真一顧笙兮笙兮喚奈
何爲君翻作蘆笙歌

黃石夫入鄉賢祠記

黃石夫者不知其里居藉祖父之遺家業豐裕
補縣學生財豐而用嗇一介不以與人而性喜
修飾遇人謙抑以邀虛譽僞使相識者遺金於
道而拾之揭示通衢曰遺物者急詣認取毋自
悞其人奔而往質銀數無訛給還之使人聞於
邑宰及學使者遂以道不拾遺舉爲優其家僮
通於鄰婦爲本夫所執截其髮繫頸而牽至其

家詬訾及黃黃揖之求免事平謂人曰以我家聲勢付有司置諸法易易耳顧犯而不較嘗聞聖人之教矣居父母喪作哀痛擗踊狀水漿不入口設藁席於柩前而背人飲酒食肉實與妻妾同寢處其生平詭譎類如此而人亦往往爲所欺曰石夫君子人也生可爲閭黨之表率死可入鄉賢祠而無愧矣石夫亦遂居之不疑詡詡自得謂其子曰吾生平無愧怍死而食報以

享春秋俎豆之薦庸何忝乎未幾卒其子遵治
命賂鄉黨中之素有聲望者爲之合詞請於邑
宰擇日奉粟主入祠是夕其子夢石夫衣冠破
裂面目青紅相間云祠中鄉前輩索贊儀不遂
被逐子次早入祠其父木主果仆於地因默禱
奉香楮牲醴始獲安焉明成化間有給事中王
徽剛直有大節將卒戒其子曰鄉賢祠甚雜亂
吾恥居其中又劉健爲相河南有司欲奉其封

翁入祠劉謝曰吾郡鄉賢有二程夫子在吾父
何可並也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以招訾
議是辱之非榮之也今黃石夫旣不能如玉徽
之立品而其子復不能如劉健之有識可謂是
父是子矣然祠中諸賢不以石夫之不當入祠
而逐而因索贅不遂仆其主而逐之其卑鄙爲
何如哉鄉賢如此無怪王徽恥居其中也

吏目決囚記

梅州蔡阿三者凶狡無賴傭工於其隣張某家
張婦年少微有姿阿三圖姦而無隙偶入山遇
婦自母家歸誘入寮房強污之寮房者農圃家
司夜之所也婦謾罵曰汝傭於我家無禮若此
歸語我夫汝死無日矣三因舉木棍連擊斃之
且褫其衣袴而遁後捕得當誅部中文檄至例
不得少延時刻而佐雜官又不得監刑遊擊某

大言曰文武一體州牧公出予獨不可任此事
乎請鄰封至速需三日子不能任其咎也於是
吏目程某同押囚至決所時已昏黑且霖雨而
行刑者又初次試手多飲酒以壯胆頽然醉矣
舉刀一揮中囚肩囚仆於地遽報斬訖遊擊某
者虞黑夜有失令千總某驗之覆命謂身首已
離丈餘尚得活耶遂各散去次早囚屍不見監
刑者皆惶懼失措懸賞大索獲諸野厠始正典

刑事聞於

令制軍嚴鞫得囚兄某賄屬行刑實皆伏誅千
總吏目雖無情弊而決囚大典慢不驚心亦置
諸法州牧與游擊戍邊夫決囚常事耳待旦不
及而決於夜亦恒有之適逢霖雨而行刑者又
醉遂成天下古今未有之奇事宜記之知事之
出於意計外者固不少也可不慎與

紀西粵幕

幕友惟刑錢爲最要就二者而論刑名尤重焉
蓋錢穀所司惟出納而刑名則按律引例以判
罪人生死所爭在毫厘間歐陽公謂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所謂求者卽在按律
引例之間豈細故哉故習是業者必求申韓老
手北面師事朝夕切磨積數年之久方可出而
應世各省皆然惟粵西去京師稍遠一切刑政

簡易稍有出入當事亦不甚苛求故蓮幕捉刀人往往有未經師傳逞其私智抄撮成案藉有力者爲之推轂卽踞案指麾顧盼自喜有某姓者行貨於粵資本耗去改業爲幕矜於衆曰此何難事而亦如學者負笈從師遷延歲月乎倘予汲引有人斷不貽譏幕府於是遇新除州縣至必先懷刺求見曰晚生賦閒日久資斧不給求老先生培植一席之地舉家啣感同人皆鄙

之不與往來桂林郡守與有桑誼推轂兩次俱
不勝任東人辭焉因復往求薦見壁上大書一
絕曰改將貿易學刑名不用工夫那得精培植
兩番梓誼盡不須再瀆老先生某大慚而去

夢厂雜著卷四終